

QIANG SHENG XIANG HOU

枪声响后

丑 小 丫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枪声过后

丑小丫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黄国玉

封面、插图：陆汝浩

枪 声 响 后

丑小丫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 字数：30,000

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3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102·947 定价：0.17元

目 录

一、“叭！”	1
二、是谁放的枪	7
三、“就是我！”	15
四、“他的肛门是歪的！”	20
五、又是一个小小的案子	26
六、“尖嘴婆”	31
七、快拿一个去还人家	36
八、“就是他！”	45
九、又破了一案	53

一、“叭！”

“叭！”

安乐大院里的一声枪响，把三号楼三楼的孙小凤吓了一跳。

其实，这枪声并不炸耳，也不可怕，说实在的，倒有点象抽鞭子的声音。可因为静呀！院子里双职工的人家多，差不多都锁上门去上班了；一些人家有爷爷或奶奶，他（她）们这会儿也都是在看报、拣菜或者洗衣服……小孩子嘛，虽说暑假已经开始，可也不能大老早就玩呀，这会才九点钟，天气还不太热，正是做



假期作业的好辰光……一句话，四处是那么安静。这种时候，在小凤家里，就是掉根针在地上，也会有响声的，不要说打枪啦。而且，枪声响得那

么突然，小凤正在解一道数学难题，满脑子都是数字，对这声枪响嘛，真是一丁点儿“精神准备”也没有。

小凤把手里的铅笔放在桌上，站起来，到窗边向外张望。这个窗子正好对着院子的大门，从这儿看过去，大门口东边翠绿的海棠树、西边灰色的垃圾箱，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谁出去，谁进来，谁去倒垃圾，也别想逃过窗子里的眼睛。

这时，海棠树下站着三个男孩。其中个头儿最小的一个，正好把枪举起来。“噢，是我们的罗冠军打枪呢！”小凤自言自语地说。虽然离得那么远，可小凤好象还看到他那又短又粗的头发，象一根根针似地插在头皮上。他那双外眼角朝上吊的眼睛，那穿着白衬衫、灰短裤的结实的身体，那端枪的架势，好象都透出骄傲的劲儿。哼，这个罗强，作业也不做，看他开学拿什么交给老师！区里的射击冠军，冠军又怎么样！冠军更应该把功课学得好好的。

突然，小凤又吓得连忙把窗门关上，坐到桌旁，还用手把两只耳朵捂着呢。

原来，那个罗强又背转身去，双手扭到脑后，把枪平平举起来。

本来，枪弹就不长眼睛，从脑后放枪，这玩意儿更够玄的，谁知道枪弹会往哪儿飞，也许正好朝小凤

家的窗子呢……

怎么，枪没响？他们在干什么？小凤站起来，走到窗前张望，可不敢把捂耳朵的手放下。

小凤没看错，在罗强旁边站着的那两个人，矮壮个儿的是吴超，老是绷着脸，而且还把帽子的舌头压得低低的，好象不让人家看清他的眼睛；那个瘦高个儿的是张绍德，路上碰到人时，老是抖着肩，斜歪着眼睛，冷冷地一笑。这两个人都比罗强大得多，去年都分配工作啦，还拉着罗强一道玩。

这时，小凤看见张绍德正在向罗强翘起大拇指……他们到底干什么？突然，从门外拐进来一个人，蓝上衣，灰裤子，个儿高高大大的，原来是钟阿婆。怪不得枪没打响。钟阿婆站在那儿把手扬了扬，肯定是在批评他们不该在院子里玩枪。可不，听说是有规定的，城里不可以玩枪嘛。这些天，张绍德和吴超总拿着汽枪在院子里打鸟，钟阿婆也不知批评他们多少次了，可他们……

有钟阿婆在那里，小凤胆子壮了，她放下捂耳朵的手，重新推开窗，凉爽的西南风马上吹了进来。钟阿婆往院里走来。那三个人呢，出了大门，不知往哪儿去了。

钟阿婆这时候回来干什么？对了，记起来了，小

风早上去拿牛奶回来时，路过楼下的水斗，看到钟阿婆在洗被里。钟阿婆也住三楼，就在小凤家隔壁，把被里拿到楼下去洗并不奇怪，因为三楼的水斗小，小凤的妈妈洗大的东西也是到楼下过清水的。这个院子不锁大门，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来，钟阿婆在草地上晾了被里，当然不放心，她的工作单位就在附近，回来看看是应该的。“我倒忘了帮钟阿婆照料一下呢。”小凤自言自语地说。

还是快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吧，小凤又坐下来，趴在桌上，在练习本上写起来。

“哎哟，要死啦！谁把这被里弄了两个洞？”小凤的楼前有人惊叫起来。这是钟阿婆的声音，咋咋呼呼的，挺响，还挺脆。人家说钟阿婆年轻时唱歌可好听哩，还是女高音呐。

小凤忙又趴在窗口上朝下面草地看去。这绿茵茵的草地上有一根木桩，相隔十几步远处，插着一根毛竹，在木桩和竹竿上拴着一根绳子，绳子上晾着一条被里，反着白光，把小凤的眼睛晃得酸痛酸痛的。钟阿婆一面翻弄着被里，一面骂着：“这明明是枪打的，洞口还有一圈烧黄的印子……”

哎，准是刚刚那一枪打的——小凤想。可怎么会是两个洞呢，只听到一声枪响呀！

“谁打的？怎么不敢站出来？”钟阿婆气得嗓子都喊哑了，“不承认我也要叫你承认，‘四人帮’都垮台好多年了，还能让你这样横行霸道！”

钟阿婆大声地骂着，好象闯祸的人就在她对面站着似的。可是，四周仍然那么静悄悄的。小凤看到，前面那幢楼的底层向北的一个窗口，一个白头发的奶奶探出头来，看了一眼，又躲进去了。没有谁出来安慰钟阿婆，更没有谁出来帮钟阿婆骂一声。

谁打的这一枪，哼，还有谁，明明是罗强嘛。枪声一响过，小凤就看见枪在他手上的。看，把钟阿婆的被里打了两个洞，钟阿婆怎能不气呢！

走，下楼去告诉钟阿婆：是罗强打的枪！当时旁边还有那张绍德和吴超。小凤离开窗口，跑到门前，拉开了房门。

不，不，不能去，要是让罗强知道是我告诉钟阿婆的，更要恨死我啦。要知道，罗强在学校汽枪射击队里是顶呱呱的，今年春天又得了区里的冠军，给学校争了光，更加骄傲了，三（二）班简直装不下他啦。除了老师，谁要是批评他，他就会说：“你自己先照照镜子吧……”按罗强的理论，谁要批评他的缺点，得自己根本没有缺点。谁敢说自己十全十美呢，只好不开口啦。还有那个张绍德和吴超，谁惹得起？这个院里

谁不记得：1976年夏天，那个吴超偷过二楼苏阿姨家的东西。他会爬墙。你看他那一脸阴相，弄不好，家里没人时，他跑到三楼上来干点什么，报复一下……小凤一下子想了很多。她还想起妈妈老叮嘱爸爸和她：“这院子里的事，看不惯就让它去，可别瞎操心，犯不着给自己惹麻烦……”

妈妈还常议论钟阿婆说：“人倒是个好人，可就是嘴太快，心太直，专去操那份闲心。她批评人家不该养鸡，人家还是照样养。院子里好些人背后还骂她是多管闲事的‘尖嘴婆’……”

犯不着，犯不着，真的，还是象妈妈说的那样：“我过我的，他们过他们的，井水不犯河水……”

小凤想到这儿，又把门关上，坐到桌旁。可这回怎么也没法再写下去，她在想一个问题：假如自己家的被里被他们打两个洞，又该怎么办呢？

“哼！看你不承认！”又传来钟阿婆的骂声，“现在加强法制了，还怕你？！”

钟阿婆的骂声渐渐远去了。小凤又走到窗前，被里也不见了。哎，那被里准还没有干哩……

二、是谁放的枪

“哒哒哒哒的——”

附近不知哪个机关的大喇叭放起了工间操的音乐，小凤抬头看看五斗橱上的小闹钟，正好十点。她把两只拐肘支撑在桌上，手指头在眼睛周围揉摸着，做起眼保健操来。

忽然传来一阵上楼梯的脚步声。这个时候会有谁来？隔壁就是钟阿婆的家，要么是她回来了。不对，脚步声一直响到小凤家门口，看样子还不止一个人。

“笃、笃、笃！”小凤家的门响了几下。

“谁？”小凤走到门前，先不忙开门，问了一声。她可警惕哩。是得这样警惕呀，妈妈常常叮咛她：独个在家时，门要从里面插上。

“是我，钟阿婆呀！”真是钟阿婆来了，小凤急忙把门打开。

钟阿婆走了进来，后面还跟着民警小张叔叔。这个小张叔叔名字叫张斌，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才到派出所来工作的，听说过去是个边防军。他的个儿不

算高大，但挺精神；脸很黑，大概是在边疆每天巡逻时晒的；一双眼睛不大，可挺亮。

看到钟阿婆手里拿着叠好的被里，小凤更加紧张。本来就不想惹事，这回看吧，偏偏又找上门来了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忘了给两位客人让座，只是把两只手在桌边摸来摸去。

“小凤，在用功哪！”小张叔叔好象是来串门玩儿似的，乐呵呵，随随便便，自己往藤椅上一坐，还挥着手招呼钟阿婆：“阿婆，请坐，请坐！不用客气嘛！”

“小凤，先前我在草地上骂人你听见了吧？”钟阿婆朝耳后掠了一下那花白的短发，直楞楞地问，“我看见你到窗前站过的……”看样子，钟阿婆的气还没消，她没有坐下，就站在桌旁，眼睛盯着小凤。

钟阿婆的眼睛是双眼皮，平时小凤挺喜欢看，还总想着钟阿婆年轻时候一定是挺好看的；钟阿婆的声音很脆，很好听，晚上，小凤做完功课，常常跑到隔壁叫钟阿婆教她唱歌。可这会儿，小凤不敢仰头看钟阿婆的眼睛，不愿意听钟阿婆的话。钟阿婆和小张叔叔还要提些什么样的问题，天啊，叫小凤怎么回答才好呢？

还是小张叔叔好，他笑眯眯地说：“钟阿婆，慢



慢说嘛，小凤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！”接着，小张叔叔从钟阿婆手中拿过被里，摊开有洞眼的地方，又对小凤说：“小凤你看，这是钟阿婆晾在草地上的被里，给人家用枪打了两个洞。”

两个洞，两个洞，为什么一枪打……小凤赶紧朝被里看去：在被里的当中，有一条浅浅的皱纹，这就是晾被里的绳子的印子；在这条印子的两边，有两个小洞，象个“÷”号。噢！被里晾在绳上，成了双层的，一枪打过去，不就有两个洞了嘛。这回小凤可明白了！这两个洞的周围真有一圈烧黄了的印迹。这汽枪还真够厉害的！

小张叔叔还是乐呵呵地说：“今天早上你一直在家么？”

“在家。”小凤轻轻地说。

“你听到枪声吗？”

“听到的。”小凤又轻轻地回答。

小张叔叔的问题就要碰到小凤最怕的事了，小凤的头又低了下去，在脑后扎成两把小刷子的头发，象喜鹊尾巴似地翘起来。

“听到响了几枪？”

“就一枪。”喜鹊尾巴又翘得高了些。

“你往窗外看了看吧？小凤，少先队员，要说实话……”

“我，我看，我朝窗外看了的……”喜鹊尾巴翘得更高了。“滴哒！”一滴口水滴在数学课本上。怎么搞的，太紧张了。小凤忙用手掌去擦。

“小凤，别紧张，要帮叔叔把问题查清楚……”小张叔叔知道小凤害怕，把声音收得很轻，又说，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

“我，我看见……”小凤实在不想说出来，因为有件事叫她永远也忘不了。那是一个早上，进校前检查卫生，她批评罗强没有带手帕，罗强却马上哇啦哇啦地喊：“噉，大家看，孙小凤不洗耳朵和脖子，漆黑漆黑的……”小凤真的不是天天都洗耳朵和脖子的，可也没有脏得漆黑漆黑的呀，再说，各班的同学都排在校门口的人行道上，人家都听到了，你又不能

弯下脖子让每个同学都来看：我的耳朵和脖子不是漆黑漆黑的。真是，让你没法解释清楚。惹不起，惹不起！再说那位吴超，那一年，钟阿婆揭发出他藏皮包的事以后，没几天，钟阿婆的门上就出现一个怪现象：门板挖空了一个小洞，却用一团泥塞住，钟阿婆和小凤爸爸妈妈都说这是吴超的报复。可你说这种事谁来管。想到那位张绍德，阴阳怪气的，戴一副宽大的太阳眼镜，眼镜片上还有个外国商标；下了班就和吴超在院子里东串西串；天一黑，他们俩就在大门外和一些男青年聚在一堆，抽着烟，抖着穿喇叭裤的腿，悄悄地说着什么……惹不起，惹不起！小凤想来想去，看了钟阿婆一眼，就说：“我看见……后来钟阿婆走进大门……”

“噢，你说，后来钟阿婆走进大门，那么钟阿婆进大门以前呢，你看见什么现象？”

好厉害的小张叔叔！

“不要怕嘛，小凤，现在加强法制了……”小张叔叔安慰小凤说。

“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一些人就是自顾自，怕得罪人，连孩子也这副腔调。我可不怕，谁要报复我，正好跳出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……”钟阿婆咋咋呼呼地说。这倒是真的，上次钟阿婆发现门上那个洞以后，

就在院子里大声喊骂：“谁把我的门挖个洞，哼，明明是报复嘛！做错了事还有理？！我不怕！要不要把整个门都抬走？有本事的来抬！”钟阿婆真勇敢，小凤可佩服哩。

“钟阿婆，你歇歇，别气。”小张叔叔安慰钟阿婆，又对小凤说：“小凤，你不要怕，你告诉我的话，我和钟阿婆绝不会传出去……”

小张叔叔把“绝不会”三个字说得很重很重。

听到小张叔叔这样讲，小凤当然放心了。于是小凤说：“钟阿婆回来以前，我看见罗强手里拿着枪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小凤又赶紧补充：“到底是谁放的枪，我，我不知道。”好了，补充了这句话，就是万一传出去也不怕了，小凤又没有肯定是罗强放的枪呀！想到这儿，小凤心里松了一口气。脑后的喜鹊尾巴垂下去，额头抬起来，看着小张叔叔，微微地笑了一笑。

“在这以前的事，还看到什么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枪响以前，我一直在做数学题！”小凤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钟阿婆，您再说说您进大门时看到的情况。”小张叔叔又转向钟阿婆说，“尽量详细些。”

钟阿婆拉着小凤的手，坐到另外一只藤椅上，又把小凤揽到自己腿上抱着，就象晚上教小凤唱歌那样。

钟阿婆说：“我从机关回来，就是记挂着这条被里。我沿着围墙走，离大门还有几十步的样子，就听到‘叭’的一声，一进大门，就看见那三个人，罗强反举着枪，那个张绍德朝他翘着大拇指。”

小张叔叔静静地听着。

“可我不一定是罗强打的……”钟阿婆又接着说，“罗强这孩子还不至于这样坏……”

“可我亲眼看见他举起枪来的……”小凤不由得喊起来。她认为，钟阿婆只会咋呼，一点儿不会分析，明明枪在罗强手上，还说不是他打的呢。这个钟阿婆，真是的！

“唔，你看见罗强举起枪的？”小张叔叔问小凤，亮亮的眼睛盯着她，“怎么举法的？你把他的动作从头到尾地做给叔叔看。”

这动作有什么看头？小凤眨巴眨巴眼睛。小张叔叔那么诚意地看着她，她只好说：“喏……”她又从钟阿婆腿上跳下来，站直身子，两手装着握枪的样子，慢慢地往上举，举到和脸一般高，然后瞄准着。

小张叔叔很认真地看着，又问：“他确实是这样从下往上举的？你的确是在听到枪声以后才看到的？”

小凤肯定地点了点头。小张叔叔想了想说：“枪响了，罗强才举枪，那不能说明响的那一枪就是他打